



漏洞

●李铁贤

衣服掉了个纽扣
是你,让我看见一个漏洞吗

下雨了
是老天,让我感受一个漏洞吗

刚刚说错了一句话
是我,回送给你的一个漏洞哦

枝头失了片叶子
野菊花的香气忽然断了
甚至有一天
某个人忽然没了
这是,生命的漏洞哦

其实,用心体会
用心缝补
枝头的叶子依旧迎风起舞
野菊花的香气依旧抓挠人心

那个人
化成了空气
与我们的生命同呼吸

陈连清/文

我的窗前有一株梅。

仲冬,它迎着寒风挺立,光秃秃的枝上,有些是灰褐色的;有些被冷空气唤醒,涂上了绿油油的一层蜡。那带绿的枝条,朝着一个方向倾斜而去,形成无数重复的线条,截一个横断面,可巧妙勾勒出一幅南庐的“梅花图”。

南庐是台州的一位画家,当过兵、扛过锄,一生专注丹青,恣意变法创新,画出了无数家山家水、花鸟鱼虫、古砖补画、仙佛罗汉,以自己独创的波浪式绘画语言,营垒了一个格调高雅、别具一格的艺术殿堂。可惜天妒英才,这样一位丹青高手,于去年9月2日,经历了64度梅开梅落,凋谢了。

凝神那株梅,模样清新挺拔,枝柯茂盛,密密匝匝,蓬蓬勃勃。梅蕾初开时,大部分蕾包还在睡梦中,只有几朵绽开笑脸,清淡而简约,雅逸而俊俏,数点梅花天地春。梅树亲吻着寒风,手挥冰雪,脚踏坚实的大地,把美艳和精神播撒人间。

南庐就是那株梅。

南庐画画是靠自学成才的。自知底子薄,基础差,就奋起弯道超车,把大量时间用于写生。早年他去黄岩翠屏山写生,一蹲就是一年,后来去西双版纳、大理等地,一住就是半年。晚上画完画回家时,他的头脑还徜徉在画里,走着走着常常摸错了门。每年除夕夜,他约个朋友躲进小楼,创作新年的生肖画,从2010年到2022年刚好画齐一套。这精美的生肖画一问世,就与街上的焰火和震天的鞭炮声告别,一年又一年。

欣赏梅花时,有人喜欢蓓蕾初现,比如南宋真德秀喜欢“两岸月桥花半吐”,李弥逊也有“陌上风光深

梅花礼赞

远,第一寒梅先吐”的诗句;而大部分则讴歌梅花的盛开,盛放多优美啊。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应是盛放时西湖的意境。元朝王冕则代表了更多人的心声:“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而我更喜欢飘落时的梅花。

梅花从枝头上凋落下来,飘飘悠悠,自由自在地从空中落到地上。站在一棵树下,站在梅林中远远望去,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,树头的、空中的、地上的,上下呼应,“红雨随心翻作浪”。南北朝庾信有梅花诗:

竟日坐春台,芙蓉承酒杯。

水流平涧下,山花满谷开。

.....

水影摇聚竹,林香动落梅。

一阵风来,摇动了竹林,也吹落了梅花,带来梅花的阵阵香气。

这种花谢凋落的美,本质上是一种奉献的美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这正是对南庐晚年的写照。他在人生最后身患重病的至暗时刻,表现了梅花飘落时的从容和潇洒。

南庐晚年得了肝癌,最后半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,受尽折磨。但他在精神上全不把它当回事,一待治疗结束,吊完瓶、做完检验,马上在病床上画起画、练习起来。

去年8月17日,好友黄建立来看望时,见他整个人已完全脱相,胳膊如同木棍,黄建立泪如泉涌。南庐速把话题岔开,向他“汇报”起在病床上的学习情况:“病中是读书的好机会,这几日,我手不释卷地重温了《列子》《淮南子》《传习录》,现在重读跟以前理解大不相同,着实上了一个层次。”说自己趁着在病床上,又写了不少文章,有儿时的回忆,有家乡趣事,有门前捕麻雀、捉山鸡、捕鱼的事……



去年9月5日,南庐的追悼会上,正中大厅挂着副对联,左联“锄草好种豆”,右联“开垦种云霓”。这是南庐为自己撰写的,自知时日不多,就拟好挽联,交代届时挂上。大限将至,竟有如此表现。“我自归山也逍遥”,这是他真正读懂了庄子,透彻理解人生回归于自然的真谛而表现出非凡的“鼓盆而歌”。

在这之前,他给我写信,安排自己画作的后事:“吾一生好画,不善尘事,惟粗茶淡饭足矣。四十年来创作了画作精品八百余件,佳作俱存,我想把它留给家乡。请你与有关领导联系一下,捐献给市里作为馆藏。”在弥留之际,他一心想着把毕生心血捐给家乡人民,这不正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吗?梅花完成了枝头营造春色的任务,撒向大地,化作土地的养料。

我步出门去,信步转到那株梅花旁,只见一枝条伸过来,饱满而透亮,恰似冰肌玉骨的女子,仿佛要与我握手。忽而寒风吹来,这枝条摇摇晃晃,与其他枝条耳鬓厮磨,发出细细的低语声。我仿佛看到了它雪中身姿,又仿佛看到了南庐的倩影。看着看着,我的眼睛逐渐模糊,一会儿是雪和花,一会儿是南庐,终于两个形象融为一体了……

萧飒寒风舞落叶

蔡建荣/文

冬季,这个季节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视觉盛宴,以萧飒的寒风和纷飞的落叶作为主旋律,缓缓拉开序幕。在这个季节里,每一缕风、每一片叶都蕴含着深邃的意蕴,让人在寒意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与启迪。

当第一缕寒风掠过空旷的街道,轻轻掀起衣角,那是一种怎样的触感?仿佛是大自然在无声诉说着季节的更迭。这风,带着冬季特有的冷冽与深邃,不再是春日里的温柔轻拂,也非夏日里的热烈奔放,更不似秋天里的凉爽怡人。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,穿梭于林间巷陌,唤醒了沉睡中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叶子。在这一刻,我仿佛听见了时间的低语,它在耳边呢喃着关于离别和重生的故事,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闲静而深远的意境之中。

落叶,是这场盛宴中最为动人的角色。它们以一种近乎仪式感的姿态,缓缓告别枝头,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旅行。每片落叶都承载着四季的记忆,它们在风中旋转、跳跃,仿佛是在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这些落叶,有的金黄灿烂,有的深红如火,犹如飞天舞女般翩翩起舞,直到坠落大地,归于尘土。这一场场落叶的舞蹈,是大自然无言的诉说,是岁月流逝的见证。而在这些落叶纷飞的时节,那些不经意间飘入耳畔的低吟浅唱,更是为这季节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诗意。

是远处树梢上传来的鸟鸣吗?那清脆悦耳的声音,如同天籁之音,穿透了寒风,穿透了历史的尘埃,直抵人心。还是风中夹带的远处人语?那些模糊而温暖的话语,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,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,与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曲冬日的交响乐。

这曲交响乐,悠扬而又不失苍凉,它诉说着冬天的故事,也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走在这样的季节里,人们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沉浸在这份幽静与深远之中。每一片落叶,每一阵寒风,都似乎在诉说着生命的真谛,让人心生感慨。

落叶的飘落,是生命中必经的一次离别。它们教会我们,每一次放手都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就像人生中的每一次离别,虽然充满了不舍及伤痛,但正是这些离别,让我们学会了成长,学会了珍惜。而寒风的呼啸则像是时间的提醒,它告诉我们,岁月匆匆、光阴易逝,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人,珍惜那些还能紧紧握住的温暖。

在这样的季节轮回中,我们学会了坚强,也学会了温柔。我们学会了在岁月的长河中,保持一颗感恩的心,去拥抱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。我们应当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,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,感谢那些让我们成长与蜕变的经历。

冬日甘蔗甜

杨光武/文

冬日里的周末,闲着无聊时,搬个小圆凳坐在店门口晒太阳。

“卖糖桃,卖糖桃!”不远处的路口,有个骑着三轮车卖甘蔗的流动摊贩正慢悠悠地边吆喝着叫卖,边往我这边骑。

“糖桃”是温岭人对甘蔗的叫法。温岭的甘蔗有青皮的、黄皮的、紫皮的,种类多,口感好。清代温岭诗人裴灿英曾著《甘蔗》诗:“世味酸咸外,甜香总属君。汁浆随意得,渣滓此时分。梗断横青玉,梢长拂绿云。回首虽可羡,香白已纷纷。”描绘出了温岭甘蔗的口感风味。

冬季正是吃甘蔗的好时节。《本草纲目》言:“蔗,脾之果,其浆甘寒,能泻火热,消渴解酒。”古诗词里也有咏甘蔗的,如清代佚名的《咏甘蔗》:“绿阵连烟垠,风雨化精节。玉露含青紫,沁彻哲人心。”

“糖桃要吗?”正当我沉浸在关于甘蔗的食用好处与《甘蔗》诗的韵味中,随着脸上漾着笑意的摊主一句询问,将我的目光吸引到三轮车上已为数不多的甘蔗上。

我站起身,走到卖甘蔗的三轮车旁看了看,感觉他这是走街串巷,一路吆喝着卖剩下的,因为甘蔗只有十来根了,有青皮的,也有紫皮的。我选了一根粗粗长长的紫皮甘蔗。

一刀、两刀,削去蔗尾,刨去节皮,砍掉沾满泥沙的一小节蔗根。摊主一手拿个塑料袋握住紫皮绿叶甘蔗,一手拿甘蔗刀,熟练地削、刨、砍,几刀就完成了处理工作。“我自己种的糖桃,蜜甜的!”摊主边说边递给我一袋已砍成一截截的甘蔗。

这根削去皮的甘蔗,脆得都可以用手撕着吃。我付完钱,随手拿起一截,倚靠在门店的墙角处啃咬起来。冬日的暖阳,不冷不

热地照着,甘蔗很脆、很甜。我打算将此时此刻的一段冬日时光消磨在这节节脆、节节甜的甘蔗里。

冬日里的风非常调皮捣蛋,悄无声息地从裤脚、衣服袖口钻进钻出;朵朵白云慢慢飘过远处的苍翠山峦。我啃咬甘蔗的速度不快不慢,咬一口,细细咀嚼,甘蔗汁水在唇齿间肆意流淌,那味道真如摊主说的那般“蜜甜”,咽下去有股沁人心脾的舒爽,清甜不腻、生津爽口,真是“冬日燥,甘蔗好”啊!

“来,这根细点的青皮糖桃,中间一节有点裂开,卖相差,送给你尝尝!好吃的话,下次再跟我买。”话音刚落,他手起刀落,“咔嚓咔嚓”地削好,砍成几截,热情地往我手中塞。“不用,不用!”我望着皮肤黝黑的、满脸笑容的摊主,在推搡之间连忙打开手机,准备再支付相应的钱给他。

“没关系的,我自家地里种的。这根细糖桃送给你尝尝!”他边说,边将挂在三轮车扶手上的收款码挂件用手遮挡住。盛情难却,我只好收下来自这个陌生的流动甘蔗摊主馈赠的甜甘蔗。

听到我讲甘蔗好吃,隔壁的几个邻居也围过来,将剩下的十来根甘蔗都买走了。“谢谢你的推荐,我可以提前回家了!”“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客气,送我一根青皮甘蔗,让我尝到两根甘蔗的鲜甜!”冬日的暖阳下,卖甘蔗的他开心地笑了,买甘蔗的我也开开心心地笑了。

甘蔗卖完了,他又骑上三轮车慢悠悠地向前,在阳光下成了冬日里的一道风景。

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啃咬着甘蔗,甘蔗渣从嘴角向垃圾桶里成弧线抛出,翻滚着,不慌不忙地落下。朴实的摊主,朴实的话语,回味着如鲜甜的甘蔗汁,沁人心脾。

冬日里的甘蔗,真甜!

河畔漫步

●程玉彩

独步河边踏夕晖,柳梢迎面起风微。
流连绿道清荫下,伫看并肩白鹭归。

大雁的归宿

●丁海明

植在街巷拐角的梧桐树
高高地伫立
庇护寒蝉以及它们的鸣叫
在萧瑟的秋风里
远山开始复活
一泓清泉
勾勒出晚秋的柿树红
倒映时光又铸印出
一幅绝佳的秋风万里图

北雁南飞
远离冬天 拥抱温暖
在高耸的天空
这些美丽的天使,用人字形或一字形
朝春天飞去 朝希望飞去